

一次灵魂洗礼之旅

余盛珂 殷庆 周晨昊

这是一次灵魂洗礼之旅。

2019年8月31日,一声号令在离中共一大遗址仅一路之隔的太平桥公园上空久久回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开工。

随着工程机械启动轰鸣,一次灵魂洗礼之旅随即开启——

2020年2月初,正是新冠疫情猖獗之时。

往日人头攒动的“新天地”此刻人迹罕至,静悄悄的太平湖旁,施工墙围拢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工地,上海建工安装项目组却正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复工复产的各项工

作,这里成为上海第一个复工复产的建设工程。

2月9日,项目经理华磊率先打通了项目经济师刘义的视频电话,素未谋面的

有一年,山东的一位朋友给我送来一箱花馍,那馒头、花卷、荷叶饼能有五六种,特别是那馒头又白又大,中间还按着一个大红点,看着高兴,年味十足。

在北方,过年都有蒸馒头、做豆腐的传统。现在一切都专业化了,很多人家就不再亲自动手做了。人们更多的是拿出时间去上网、玩手机、刷微信,即使是过去的看春晚、唱KTV也很难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小时候,人们过除夕大多守夜,现在守夜的人也有,多是年轻人,他们守夜的方式基本是打麻将、斗地主。

在北京郊区,过节的年俗不那么讲究,人们忙碌的是买上大小礼品互相拜年。在贫穷的年代,人们对“年”是相当渴望的,似乎只有这年到了,这一年的希望才有盼头。在农村,各村之间的年终分红是最有意思的,也是最刺激的。十里八村的人们见了,通常会简单地问,你们村今年合多少啊?这里所说的合多少,是指一个工分等于多少钱。如果一个人说五毛七,另一个说九毛二,那说少的就会感到无地自容。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在京都的一个乡政府工作,每到年末,都会接待上访的社员,有时三五个,也有时一两百人,这些社员到了乡政府也不外道,抄起我们桌子上的茶杯就咕咚咕咚先喝一杯水,然后就坐在那里跟我们骂他们村里的领导怎么无能怎么分配不公,绕来绕去,核心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工分低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

一般的做法是,首先让他们说痛快,然后跟他们交换意见,最后再把情况反馈到村里,尽可能化解矛盾。而有时则则不然,遇到极端情况,如出现干部社员打架、集体上访,甚至出现抗议、静坐的事,我们就要把村干部叫到乡政府,进行对话沟通,对关键问题,必须表明立场,是干部的问题,就要当场批评;是社员的无理取闹,也要针锋相对,毫不让步。不管怎样,最终都要和平解决。正所谓:谁也不要把恩怨留给新年。

比起社员为工分上访,更让人头疼的事还有。第一个,是乡党委要开会讨论各村各乡镇企业的考核分配问题。这里要涉及粮食产量、上交公粮、生产安全、计划生育、企业总收入、生产利润等等,会议常常要开几天,有时要通宵达旦。我们党委书记五十多岁,喜欢抽烟斗,喝醇茶。最大的特点是能熬夜。有许多难解的问题,他一般当时不表态,等到了下半夜,当人们都疲惫不堪的时候,他才亮出来让大家表态,这时的人们已不得赶紧散会,本来很多还需要讨论争议的问题,就随着书记的态度默认了。第二个,是机关工作人员奖金问题。在八十年代,奖金是很多人翘首以盼的,由于大家平常工资不高,年龄大的八九十块,年轻的也就四五十块,到年底如果能发个一两千元奖金,那这个年可就是肥年了。我们那时的乡政府归属农场管,财政不独立,经济来源只能靠乡镇企业上缴管理费。乡镇企业当时有十几家,经济效益好的也就两三家。这些企业负责人很霸道,钱多的不买乡政府的账,钱少的要赖不交钱,弄得几个乡领导非常头疼。往往到了春节前几天,党委书记亲自出马,以检查生产为名,到各企业溜了一圈,才勉强要上一些钱。有几次,我和党委书记在同一个企业遇到,那个企业的领导苦笑着对我说:老爷子又来化缘来了。

在计划经济时代,挣工分、评工分、闹工分,包括企业的涨工资、评奖金,是各基层单位屡见不鲜的问题。即使在年底分发各种福利,也是笑话百出。我在农场工作时,一年春节,正赶上我妈他们单位和另一个单位同时发福利。我妈他们单位经济效益好,单位发皮大衣羊绒帽子,还有成箱的带鱼、苹果,而另一个单位效益不好,每个职工只发两条不大的鲤鱼。这两个单位门对门,平常职工上班经常一起来,见面彼此也热烈地打招呼。但分发福利这天,我妈他们对门单位的职工下班时间到了,竟没有敢出门的——他们怕看到我妈他们单位的富豪表情!即使有个别偷着跑出来的,也是把自行车骑得飞快,生怕别人给叫住。我当时就想,真是人穷志短啊!

那个年代过节没有发馒头、花卷的,人们习惯到食堂购买,没有食堂的就家里自己蒸。看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孙少安家只有到了年才能吃一次白馍。而在电影《人生》中,高加林舍不得自家吃白馍,而是把蒸好的白馍拿到城里去卖。这就是那个平凡而又贫穷的时代!

今天,当我们面对着各式各样的花馍,人们除了欣赏它的好看,谁还在意那面粉的味道呢?因为再好吃的白馍,人们也只是掰一块尝一尝。不管怎样,白馍对于我,还是有着许多的憧憬与回味,在这个似乎什么都没有什么又都没有的时代,吃个花馍真的是一种过年的享受啊!



牧歌 (水彩画) 宋清

主 编 孟好转
编 辑 林汝恺
特约刊登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位了!”

“那我明天也到场!”

话音落下,镜头前的两人都默默避开眼神交集,点燃了手中的烟。他们都清楚地知道,现在的新冠疫情感染者数量还在与日俱增,此时的复工复产意味着把自己投入到未知的风险中去。时间仿佛在此刻凝住了,但他们相信,疫情的阴霾也如同这缕缕轻烟,终将消散。

没几天,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部的安装办公室,一阵清脆的敲门声响起,“请问这里是上安五公司的办公室吗?我是新来的施工员秦浩。”一个年轻人推开了办公室的门,华磊和刘义即刻起身相迎,这个刚从外地项目专程赶来的年轻人,也将成为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建设的中坚力量之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上海建工安装工程管理人员陆续进驻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

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组,确实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不仅项目经理华磊年轻,而且以年轻人为主,即使其中有几个四五十岁的“老法师”,但大部分人的平均年龄都在30岁左右。

一支年轻的队伍,担负起了一个历史使命,使这里成为了上海在建工程中第一个复工复产的工地。

二

项目建在哪里,党旗就要飘扬在哪里。根据党建工作要求和项目建设实际需要,上海建工安装集团第五工程公司随即举行了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临时党支部成立仪式。

仪式上,第五工程公司党总支书记秦萍宣读读中共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关于同意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项目临时党支部的批复》,同时要求,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作为献礼建党百年的重大工程,一定要始终围绕“创双优”要求,保证工程建设过程中干部优秀、工程优质的基本目标。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临时党支部书记高天天、项目经理华磊作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表态发言。

上海建工安装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秦凯凯是专门赶来参加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临时党支部成立仪式的,他说,能够参与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建设工作,机会来之不易,应当加倍珍惜,既要在政治意识上展现高度的政治站位,也必要要在行动上体现肩負的责任担当。因此,他对项目建设提出了两点具体要求:一是工程建设的品质把控,不仅要在结果上体现,而且要在建设过程中特别是重要节点中体现观感质量。二是“口号叫得响,目标要兑现”。临时党支部的设立作用不可只体现在渲染政治氛围上,而是要站在政治高度上为实施好这个项目发挥作用,引领和保障这个项目的完美实施。

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临时党支部成立仪式不仅隆重、热烈,而且出新、出彩:仪式上,形象地展望了在建党百年之时对外开放时的纪念馆场景;以中共一大会址、瞻仰宣誓大厅、新馆展示厅为主要展示空间,以初

心、使命贯穿全篇,沿着合理设计的参观线路,全面讲好建党故事,深入阐述建党精神。

诚如上海建工安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黄震,党委副书记、总裁张建东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调研时所强调:一定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最先进施工技术、最精湛的匠心工艺,最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工程建设当中去,精心打造中国共产党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品牌工程,建设好、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安装集团必须全力以赴!

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临时党支部的成立,为推动项目落实落地发挥了党建引领作用;在以后的日子里,组织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请中共一大纪念馆领导来工地讲课,讲新馆如何承载展览教育的功能,讲现在的场馆如何发挥环境的作用,形成一种联动;也请上海建工老工程师到项目上来传授技艺,如何注重每一个细节,还去进博会工地学习抗疫经验,如何为边防疫边施工创造条件。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加强项目组党员的凝聚力,充分调动全员的积极性,为工程建设工作中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创先争优,不断夯实思想基础。

三

施工场地狭小,操作层高高,而机房设备大、管线多、支架多,时间紧,还要配合装饰赶上进度,因为要与布展内容相契,装饰就不是普通概念上的装饰……

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建设是一场硬仗,而热泵机组的吊装只是其中的一个重大考验——

2020年9月29日凌晨4点,第三台5.5吨重的热泵机组按计划完成吊装,项目部所有人员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为了完成三台热泵机组的吊装任务,整个项目部已经连续8个小时驻守现场。

早在此前几周,项目部的青年工程师秦浩与安全员邢福臣就开始着手编制此次吊装计划,单纯从设备重量的数值出发,5.5吨重的设备吊装难度并不太大,但是实际的困难因素是数值难以量化的。此次吊装筹备从9月初便开始穿插在各项工作中,大家不断告诫自己,在国庆节以前,将面临一项重要任务,此前绝不能松懈。

考虑到的问题愈多,工作难点的轮廓便愈清晰起来:中共一大纪念馆建筑与中共一大会址仅有一条马路的间隔,吊装必须充分考虑周围复杂的环境,尽力规避各类安全风险,绝不能占用马路,也不能影响到周边临近建筑。再说,工地处于市中心,大型吊机必须在夜里8点以后才被允许进入,在与总包沟通后得知,由于是赶在国庆节前夕,设备进场当晚,其他施工单位也有材料及设备需要进场,能够交付给上海安装的设备进场时间与吊装时间是极其紧张的,而能够留给吊机停放的场地,在本就狭小的空间内也就显得更为窘迫。

于是,选择与安装集团下属的上安机施公司合作,共同编制吊装方案。通过公

式计算,原本决定使用300吨吊机实施吊装任务,但华磊考虑到吊装位置距离吊机停放处较远,力臂长,使用300吨吊机存在一定风险,坚持要将300吨吊机更换为500吨汽车吊。当时,也有人提出更换吊车实为多此一举,但事实证明,这份多虑却为设备吊装当晚发生的一个意外成功地兜了底,这是后话。此外,考虑到吊装作业受困于场地狭小,双方一致秉持“设备不落地”的原则,决定让吊机提前进场完成就位工作,提前与供应商确定时间节点,等到设备进场,抛弃装卸设备的环节,直接吊装上屋面,安放在预定位置,保证热泵机组从进场到吊装就位的一气呵成。

9月28日傍晚6点整,项目组开始根据原定计划将现场滞留的人员疏散至安全区域,安全员邢福臣与施工员梁兴迅速拉起警戒线,所有安全管理相关人员严阵以待,把守自己的责任区域。当晚8点40分,机施公司汽车吊按时进场,开始调试工作。10点36分,吊机完成准备工作,一切就位,等待设备进场。11点,两辆卡车陆续载着3台热泵机组设备进场,现场工人立刻开始拆卸卡车围栏及设备固定装置。

吊机起吊前,需要利用起重臂对设备进行提前称重,保证吊装安全。供应商提前告知的机组设备原重数据为5.5吨,然而,现场测算的第一吊设备重量竟然是6.5吨,这1吨的数据误差,很可能让此次吊装工作至此被迫中断。华磊当即联系供应商,才知道是设备出厂前照例进行设备试压,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忘记将试压用水排出设备,导致设备整体重量比预知重量多了1吨。第一吊设备安装位置靠近黄陂南路,此处位置是距离汽车吊最远的,吊车力臂伸展得也最长,始料未及的增重无疑拔高了吊装难度。尽管华磊此前坚决要求调用500吨汽车吊参与这次吊装任务,但还是由于增重数值远超预期的浮动范围,让汽车吊承重状态逼近了警戒线,为此,大家不由得揪心起来。为保险计,改用吊装带穿过去。当起重臂抬至最高处,牵引着设备缓缓移到屋面上方时,华磊立刻联系了早已在屋面等候的秦浩和俞成基等人,指挥吊机对设备安放位置进行微调,顺利完成了最为艰难的第一次吊装任务。首战告捷,为接下来的两次设备吊装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

2021年1月11日,相关媒体报道: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完成结构封顶,项目充分运用了最先进的施工技术、最精湛的匠心工艺、最精细的工程管

理,按计划,将于今年建成,在建党百年之时对外开放。短短的一则新闻报道,对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海建工安装项目组的同志们来说,却有着长长的感慨——

工程重要,任何一个细节都要格外注意,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工期紧张,必须实行精细化的管理,保质保量的完成施工任务。市领导、局领导多次莅临现场查看进度、检查工程,项目组调度有方,穿插施工,按时、保质地完成着施工任务。

每一次施工材料运输,都是晚上进场。场地小难于堆放,只能实行动态管理,到场的构件改为直接安装,不落地,不占用有限的场地。有的装配件,尽量在外面加工厂完成半成品半拼装,到了现场再组合安装,事半功倍。

每一个施工的节点,项目组都要进行技术讨论,力求一次性到位。在建设中共一大纪念馆新馆的日子里,从未停工。施工中,采用双休日轮休制,工人晚上加班,场地没有住宿条件,晚上9时必须下班,否则工人回去有可能地铁没了。项目组的管理人员未雨绸缪,鞍前马后,忙得不亦乐乎。

27岁,这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龄,有幸赶上中共一大纪念馆工程,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党史,作为建设者,这何尝不是一种荣幸和履历!进入项目后,深化设计师俞成基主要配合对设计院的图纸进行复核,明确管线的位置,包括符合设备的参数。其实,设计院的图纸和现场施工总是需要衔接和缝合的,其中变化很多,一万平方米的图纸变更翻版不下5次,还有现场施工中很多需要拆改的地方。根据项目要求,人在家中也要随时而来,还有材料晚上九、十点钟进场,也要赶到,通宵也是常有的事,因为必须当场解决问题,否则,接下来的施工就无法进行下去。还有各分包之间的协调,还有业主不断提出的要求,包括规范之上的环境要求等,都要一一对应、满足。

同样27岁的工程师秦浩,讲的是一个只有90平方米的机房。空间狭小,需要安装的设备齐全,功能多,管线排得密密麻麻。除了3台风机,还有一台空调箱,管线复杂,检修不便,于是,通过转换平台,节省了落地的支架,减少了占地的空间。一大会址周围是居民区,旁边大楼看起来观感很重要,于是,做成了隐蔽工程,不干扰还美观,这是用鲁班奖的要求来做的,质量策划,先行一步。秦浩说,整个工期紧,要求高,周末从家里过来加班是常态,基本上每周如此。说来轻巧,其实从普陀区骑电瓶车过来也要45分钟,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大会址这个神圣的地名而使然。

刘义是经济师,平常照例是一个“忙”。可这里的人,哪个不忙呢?或者端坐电脑前全神贯注,或者在工地上攀高爬低,都是一台高速运转的风火轮。

生命在洗礼中大放光彩。一切为了确保2021年4月底实现竣工验收收,一切为了把中共一大纪念馆建设成为放心工程、民心工程、满意工程,向党的百年诞辰献礼。

是的,有洗礼就有献礼。在接受洗礼的过程中,在向党的百年诞辰献礼的过程中,去发掘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文化基因和历史根脉,去感悟中国共产党的崇高信仰和伟大精神。这一切,更是我们在新长征路上,奋勇前行的重要精神源泉。

9

在科尔沁
任何一朵花都不会潦草
他们开放的声音
温和节约,有风的力道

一日又一日
它们在草的深处,朝阳的山坡
背阴的山坡,踏着它们纤秀的脚

而月亮和太阳喜欢小处起笔,大处泼墨
于无声处,照彻整个草原

10

修炼多年
我们仍不及一棵草的胸怀
它们根扎土下,心也匍匐于土
抱团时,温柔而紧密
一旦分离为个体,每一个角
每一个断面,都如同刀刃
在猝不及防时,割伤我们

更多时候
它们会选择同一姿态
低下头来,看见彼此

不似我们,脚踏大地心在空中
其空旷如风吹过的荒野
常常被荒凉灌满

为此,我们做不了
身穿绿衣,怀抱蓝天的人
一盃酥油灯,守不住我们的

牛羊看见我们
其头颅,绝不会比看见草
更高

11

草原向前,天空向后
在科尔沁,一棵草带来的微风
一滴露珠带来的湿润,如水在水下
是那样的平常和悄无声息

这个时候,我们甚至愿意
做一棵草,与周围的任何一棵草拥抱
不分男女不分老少
从此不再有人间的隔膜

因为人,有时并不比一棵草更高大

科尔沁草原

孙思

1

草原向前,天空向后

八月的科尔沁草原
青翠而饱满,来自天堂的洁净和高远
何人能入,并独览

草一样丰茂的牛和马匹,
在风雪交替里,何人能牧

那些身披阳光的羊群
和身披月光的人,习惯于行走
习惯于面向草原,目朝天际

只有马头琴和草
怀抱月色,相对而坐
任东风弹

2

万里之上,临窗而坐
我不是菩萨,云却如莲

机翼下,那些游牧区
用来居住、祭祖先、祭天地
祭神灵的蒙古包,穹顶圆壁的蒙古包

以日出方向为吉祥
门向东南开,男在右,女在左
他们用马鞭、弓箭、猎枪
将草原的炫目,反复抒写

3

蒙古包前,云在上水在下
所有吸满了晨露的草,绿色的草
饱满的草,如女子纤指一样的草
在风里对你说

当年,孝庄皇太后
孝端皇太后,福临的皇后
用月光沐浴,梳头,编发
她们灼灼细腻,被草原的风
勒紧再勒紧,之后一路向南

她们用过的梳子
落在她们曾经睡过的枕上
它的由黑到白,如眉眼

4

西风里,白着她们一路远去的苍苍

垠上,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草
在春天里,伸展它们的身姿
把阳光,晃得铺天盖地
将两米之内的沙土,形成植被
形成水城一样的绿

它们覆盖如,如云覆盖天空
水流覆盖大地

到了夜晚,月光会把“皎洁”这个词
在科尔沁草原铺开,让它的阔大和渺远
闪着海洋一样的银色

让一些久远的往事
从深处,破水而出

5

那些彪悍的牧民
手握缰绳,在马背上赶羊
在一场又一场大雾中走远
直到夜晚,月亮牵着马的蹄声
把他们引回

他们的妻子,在蒙古包里温着青稞酒
纤长的端着酒碗的手,沾满了月色

一些看不见的事物
因夜色,走得很远

他们身后,老树盘虬
座下的马,足蹏苍劲
一往无前的草原,是他们的江山

6

蒙古女人
在每一个蒙古包里破茧
开花,结果,她们的男人
马一样桀骜不驯
说过的情话,酒一样热烈

在早晨第一缕光线里
她们会背上羊奶桶,走向羊群
走向白云深处

她们迎着太阳的眼睛
干净、透明,比刚落过一场雪的空气
更清澈

草原低处
每一棵草的根部,集聚一座冰川
它们要等待来年春天
化水为木,滋润每一寸土

那些低于山洼的河流
让天空从高处降落,并渐渐深婉

7

草,这些一年又一年
死了又复生的草
抱紧自己,也抱紧彼此的草
它们用卑微的,细小的身子
托举着一匹马、一万匹马
一群羊,无数群羊

它们紧挨着,绵延再绵延
即便天空洞开,一场又一场雨
或冰雹以凶猛的姿态砸下
它们依然,一次比一次蓬勃

并以其沉默
换来另一类嘹亮

8

在科尔沁
一只鹰,为我们放低了空中的盘旋
一些陌生的词语,情窦初开

在科尔沁
我们手握爱情,指下荡漾
那些久远的,雪一样的事物
不再冰冷

在科尔沁
我们希望把自己变成水
匍匐在草尖上,让千万里绿
撞击出伤筋动骨的疼

在科尔沁
一些文字从胸膛跑出
带着新鲜的灵气,翻过草原白天和暗夜
让每一棵植物,每一朵花
每一只细小的动物和昆虫
粘着泥土的骨头,挺立在纸上

然后,头顶蓝天
在纸上,踏风而行